

第三十九回

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

话说晋文公定了温、原、阳樊、攒茅四邑封境，直通太行山之南，谓之南阳。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。时齐孝公亦有嗣伯之意。自无亏之死，恶了鲁僖公；鹿上不署，别了宋襄公；孟会不赴，背了楚成王。诸侯离心，朝聘不至。孝公心怀愤怒，欲用兵中原，以振先业，乃集群臣问曰：“先君桓公在日，无岁不征，无日不战。今寡人安坐朝堂，如居蜗壳之中，不知外事，寡人愧之！昔年鲁侯谋救无亏，与寡人为难，此仇未报。今鲁北与卫结，南与楚通，倘结连伐齐，何以当之？闻鲁岁饥，寡人意欲乘此加兵，以杜其谋，诸卿以为何如？”上卿高虎奏曰：“鲁方多助，伐之未必有功。”孝公曰：“虽无功，且试一行，以观诸侯离合之状。”乃亲率车徒二百乘，欲侵鲁之北鄙。边人闻信，先来告急。

鲁正值饥馑之际，民不胜兵，大夫臧孙辰言于僖公曰：“齐挟忿深入，未可与争胜负也，请以辞令谢之！”僖公曰：“当今善为辞令者何人？”臧孙辰对曰：“臣举一人，乃先朝司空无骇之子，展氏获名，字子禽，官拜士师，食邑柳下。此人外和内介，博文达理，因居官执法，不合于时，弃职归隐。若得此人为使，定可不辱君命，取重于齐矣。”僖公曰：“寡人亦素知其人，今安在？”曰：“见在柳下。”使人召之，展获辞以病不能行。臧孙辰曰：“禽有从弟名喜，虽在下僚，颇有口辩。若令喜就获之家，请其指授，必有可听。”僖公从之。

展喜至柳下，见了展获，道达君命，展获曰：“齐之伐我，欲绍桓公之伯业也。夫图伯莫如尊王，若以先王之命责之，何患无辞？”展喜复于僖公曰：“臣知所以却齐矣。”僖公已具下犒师之物，无非是牲醴、粟帛之类，装做数车，交与展喜。喜至北鄙，齐师尚未入境，乃迎将上去，至汶南地方，刚遇

齐兵前队，乃崔夭为先锋。展喜先将礼物呈送崔夭，崔夭引至大军，谒见齐侯，呈上犒军礼物，曰：“寡君闻君亲举玉趾，将辱临于敝邑，使下臣喜奉犒执事。”孝公曰：“鲁人闻寡人兴师，亦胆寒乎？”喜答曰：“小人则或者胆寒，下臣不知也。若君子，则全无惧意。”孝公曰：“汝国文无施伯之智，武无曹刿之勇，况正逢饥馑，野无青草，何所恃而不惧？”喜答曰：“敝邑别无所恃，所恃者先王之命耳。昔周先王封太公于齐，封我先君伯禽于鲁，使周公与太公割牲为盟。誓曰：‘世世子孙，同奖王室，无相害也。’此语载在盟府，太史掌之。桓公是以九合诸侯，而先与庄公为柯之盟，奉王命也。君嗣位九年，敝邑君臣引领望齐曰：‘庶几修先伯主之业，以亲睦诸侯。’若弃成王之命，违太公之誓，堕桓公之业，以好为仇，度君侯之必不然也，敝邑恃此不惧。”孝公曰：“子归语鲁侯，寡人愿修睦，不复用兵矣。”即日传令班师。潜渊有诗，讥臧孙辰知柳下惠之贤，不能荐引同朝。诗云：

北望烽烟鲁势危，片言退敌奏功奇。

臧孙不肯开贤路，柳下仍淹展士师。

展喜还鲁，复命于僖公。臧孙辰曰：“齐师虽退，然其意实轻鲁。臣请偕仲遂如楚，乞师伐齐，使齐侯不敢正眼觑鲁，此数年之福也。”僖公以为然，乃使公子遂为正使，臧孙辰为副使，行聘于楚。

臧孙辰素与楚将成得臣相识，使得臣先容于楚王，谓楚王曰：“齐背鹿上之约，宋为泓水之战，二国者，皆楚仇也。王若问罪于二国，寡君愿悉索敝赋，为王前驱。”楚成王大喜，即拜成得臣为大将，申公叔侯副之，率兵伐齐。取阳谷之地，以封齐桓公之子雍，使雍巫相之。留甲士千人，从申公叔侯屯戍，以为鲁之声援，成得臣奏凯还朝。

令尹子文时已年老，请让政于得臣。楚王曰：“寡人怨宋，甚于怨齐。子玉已为我报齐矣，卿为我伐宋，以报郑之仇。俟凯旋之日，听卿自便何如？”子文曰：“臣才万不及子玉，愿以自代，必不误君王之事。”楚王曰：“宋方事晋，楚若伐宋，晋必救之。两当晋、宋，非卿不可，卿强为寡人一行。”乃命子文治兵于蒍，简阅车马，申明军法。子文满意欲显子玉之能，是日草草完事，终朝毕事，不戮一人。楚王曰：“卿阅武而不戮一人，何以立威？”子文奏曰：“臣之才力，比于强弩之末矣。必欲立威，非子玉不可。”楚王更使得臣治兵于蒍。得臣简阅精细，用法严肃，有犯不赦，竟一日之长，方才事毕。总计鞭七人之背，贯三人之耳，真个钟鼓添声，旌旗改色。楚王喜曰：“子玉果将才也！”子文复请致政，楚王许之。乃以得臣为令尹，掌中军元帅事。群

臣皆造子文之宅，贺其举荐得人，致酒相款。

时文武毕集，惟大夫芻吕臣有微恙不至。酒至半酣，阖人报：“门外有一小儿求见。”子文命召入。那小儿举手鞠躬，竟造末席而坐，饮酒啖炙，傍若无人。有人认识此儿，乃芻吕臣之子，名曰芻贾，年方一十三岁。子文异之，问曰：“某为国得一大将，国老无不贺，尔小子独不贺，何也？”芻贾曰：“诸公以为可贺，愚以为可吊耳！”子文怒曰：“汝谓可吊，有何说？”贾曰：“愚观子玉为人，勇于任事，而昧于决机，能进而不能退，可使佐斗，不可专任也。若以军政委之，必至僨事。谚云‘太刚则折’，子玉之谓矣！举一人而败国，又何贺焉？如其不败，贺未晚也。”左右曰：“此小儿狂言，不须听之。”芻贾大笑而出，众公卿俱散。

明日，楚王拜得臣为大将，亲统大兵，纠合陈、蔡、郑、许四路诸侯，一同伐宋，围其缙邑，宋成公使司马公孙固如晋告急。晋文公集群臣问计，先轸进曰：“方今惟楚强横，而于君有私恩。今楚伐宋，生事中原，此天授我以救灾恤患之名也。取威定伯，在此举矣！”文公曰：“寡人欲解齐、宋之患，如何而可？”狐偃进曰：“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，是二国又皆主公之仇也。若兴师以伐曹、卫，楚必移兵来救，则齐、宋宽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以其谋告公孙固，使回报宋公，令其坚守，公孙固领命去了。

文公以兵少为虑，赵衰进曰：“古者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。我曲沃武公，始以一军受命，献公始作二军，以灭霍、魏、虞、虢诸国，拓地千里。晋在今日，不得为次国，宜作三军。”文公曰：“三军既作，遂可用否？”赵衰曰：“未也。民未知礼，虽聚而易散，君盍大搜以示之礼，使民知尊卑长幼之序，动亲上死长之心，然后可用。”文公曰：“作三军，必须立元帅，谁堪其任？”赵衰对曰：“夫为将者，有勇不如有智，有智不如有学。君如求智勇之将，不患无人，若求有学者，臣所见惟郤穀一人耳。穀年五十余矣，好学不倦，说《礼》、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夫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先王之法，德义之府也。民生以德义为本，兵事以民为本，惟有德义者，方能恤民，能恤民者，方能用兵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召郤穀为元帅，穀辞不受。文公曰：“寡人知卿，卿不可辞！”强之再三，乃就职。择日，大搜于被庐，作中上下三军，郤穀将中军，郤溱佐之，祁瞒掌大将旗鼓。使狐偃将上军，偃辞曰：“臣兄在前，弟不可以先兄。”乃命狐毛将上军，狐偃佐之。使赵衰将下军，衰辞曰：“臣贞慎不如栾枝，有谋不如先轸，多闻不如胥臣。”乃命栾枝将下军，先轸佐之。荀息御戎，魏犇为车右，赵衰为大司马。郤穀登坛发

令，三通鼓罢，操演阵法，少者在前，长者在后，坐作进退，皆有成规。有不能者，教之；三教而不遵，以违令论，然后用刑。一连操演三日，奇正变化，指挥如意，众将见郤穀宽严得体，无不悦服。方欲鸣金收军，忽将台之下，起一阵旋风，竟将大帅旗杆，吹为两段，众皆变色，郤穀曰：“帅旗倒折，主将当应之。吾不能久与诸子同事，然主公必成大功。”众问其故，穀但笑而不答，时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。

明年春，晋文公议分兵以伐曹、卫，谋于郤穀，穀对曰：“臣已与先轸商议停当矣。今日非与曹、卫为难也，分兵可以当曹、卫，而不可以当楚，主公宜以伐曹为名，假道于卫，卫、曹方睦，必然不允。我乃从南河济师，出其不意，直捣卫境，所谓‘迅雷不及掩耳’，胜有八九。既胜卫，然后乘势而临曹。曹伯素失民心，又惕于败卫之威，其破曹必矣！”文公喜曰：“子真有学之将也！”即使人如卫假道伐曹。卫大夫元咺请于成公曰：“始晋君出亡过我，先君未尝加礼，今来假道，君必听之，不然，彼将先卫而后曹矣。”成公曰：“寡人与曹共服于楚，若假以伐曹之路，恐未结晋欢，而先取楚怒也。怒晋，犹恃有楚，并怒楚，将何恃乎？”遂不许，晋使回报文公。文公曰：“不出元帅所料也！”乃命迂道南行。

渡了黄河，行至五鹿之野，文公曰：“嘻，此介子推割股处也！”不觉凄然泪下，诸将皆感叹助悲。魏犇曰：“吾等当拔城取邑，为君雪往年之耻，何用叹息？”先轸曰：“武子之言是也。臣愿率本部之兵，独取五鹿。”文公壮其言，许之。魏犇曰：“吾当助子一臂。”二将升车前进。先轸令军士多带旗帜，凡所过山林、高阜之处，便教悬插，务要透出林表。魏犇曰：“吾闻‘兵行诡道’，今遍张旗表，反使敌人知备，不知何意？”先轸曰：“卫素臣服于齐，近改事荆蛮，国人不顺，每虞中国之来讨，吾主欲继齐图伯，不可示弱，当以先声夺之。”

却说五鹿百姓，不意晋兵猝然来到，登城了望，但见旌旗布满山林，正不知兵有多少。不论城内城外居民，争先逃窜，守臣禁止不住。先轸兵到，无人守御，一鼓拔之。遣人报捷于文公。文公喜形于色，谓狐偃曰：“舅云得土，今日验矣！”乃留老将郤步扬屯守五鹿，大军移营，进屯斂孟。郤穀忽然得病，文公亲往视之。郤穀曰：“臣蒙主公不世之遇，本欲涂肝裂脑，以报知己。奈天命有限，当应折旗之兆，死在旦夕！尚有一言奉启。”文公曰：“卿有何言？寡人无不听教。”穀曰：“君之伐曹、卫，本谋固以致楚也。致楚必先计战，计战必先合齐、秦。秦远而齐近，君还遣一使结好齐侯，愿与结盟，齐方恶楚，

亦思结晋，倘得齐侯降临，则卫、曹必惧而请成，因而收秦，此制楚之全策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遂遣使通好于齐，叙述桓公先世之好，愿与结盟，同攘荆蛮。

时齐孝公已薨，国人推立其弟潘，是为昭公。潘，葛嬴所生也，新嗣大位，以取谷之故，正欲结晋以抗楚。闻知晋侯屯军斂孟，即日命驾至卫地相会。卫成公见五鹿已失，忙使宁速之子宁俞，前来谢罪请成。文公曰：“卫不容假道，今惧而求成，非其本心，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。”宁俞还报卫侯。时楚丘城中，讹传晋兵将到，一夕五惊。俞谓卫成公曰：“晋怒方盛，国人震恐，君不如暂出城避之。晋知主公已出，必不来攻楚丘，然后再乞晋好，保全社稷可也。”成公叹曰：“先君不幸失礼于亡公子，寡人又一时不明，不允假道，以至如此。累及国人，寡人亦无面目居于国中！”乃使大夫咺同其弟叔武摄国事，自己避居襄牛之地；一面使大夫孙炎求救于楚。时乃春二月也。髡翁有诗云：

患难何须具主宾，纳姬赠马怪纷纷。

谁知五鹿开疆者，便是当年求乞人！

是月，郤穀卒于军。晋文公悼惜不已，使人护送其丧归国。以先轸有取五鹿之功，升为元帅。用胥臣佐下军，以补先轸之缺，因赵衰前荐胥臣多闻，是以任之。文公欲遂灭卫国，先轸谏曰：“本为楚困齐、宋，来拯其危，今齐、宋之患未解，而先覆人国，非伯者存亡恤小之义也。况卫虽无道，其君已出，废置在我，不如移兵东伐曹，比及楚师救卫，则我已在曹矣。”文公然其言。

三月，晋师围曹。曹共公集群臣问计，僖负羁进曰：“晋君此行，为报观胁之怨也。其怒方深，不可较力，臣愿奉使谢罪请平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。”曹共公曰：“晋不纳卫，肯独纳曹乎？”大夫于朗进曰：“臣闻晋侯出亡过曹，负羁私馈饮食，今又自请奉使，此乃卖国之计，不可听之。主公先斩负羁，臣自有计退晋。”曹共公曰：“负羁谋国不忠，姑念世臣，免杀罢官。”负羁谢恩出朝去了。正是：“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张。”共公问于朗：“计将安出？”于朗曰：“晋侯恃胜，其气必骄。臣请诈为密书，约以黄昏献门，预使精兵挟弓弩，伏于城堞之内，哄得晋侯入城，将悬门放下，万矢俱发，不愁不为齑粉。”曹共公从其计。

晋侯得于朗降书，便欲进城。先轸曰：“曹力未亏，安知非诈？臣请试之。”乃择军中长须伟貌者，穿晋侯衣冠代行，寺人勃鞮自请为御。黄昏左侧，城上竖起降旗一面，城门大开，假晋侯引著五百余人，长驱而入。未及一半，但

闻城堞之内，梆声乱响，箭如飞蝗射来。急欲回车，门已下闸，可惜勃鞞及三百余人，死做一堆！幸得晋侯不去，不然，“昆岗失火，玉石俱焚”了。晋文公先年过曹，晋人多有认得的，其夜仓卒不辨真伪，于朗只道晋侯已死，在曹共公面前，好不夸嘴！及至天明辨验，方知是假的，早减了一半兴。其未曾入城者，逃命来见晋侯。

晋侯怒上加怒，攻城愈急。于朗又献计曰：“可将射死晋兵，暴尸于城上，彼军见之，必然惨沮，攻不尽力。再延数日，楚救必至，此乃摇动军心之计也。”曹共公从之。晋军见城头用枰竿悬尸，累累相望，口中怨叹不绝。文公谓先轸曰：“军心恐变，如之奈何？”先轸对曰：“曹国坟墓，俱在西门之外，请分军一半，列营于墓地，若将发掘者，城中必惧，惧必乱，而后乃可乘也。”文公曰“善。”乃令军中扬言：“将发曹人之墓。”使狐毛、狐偃率所部之众，移屯墓地，备下锹锄，限定来日午时，各以墓中髑髅献功。城内闻知此信，心胆俱裂。曹共公使人于城上大叫：“休要发墓，今番真正愿降！”先轸亦使人应曰：“汝诱杀我军，复磔尸城上，众心不忍，故将发墓，以报此恨！汝能殛殛死者，以棺送还吾军，吾当敛兵而退矣。”曹人覆曰：“既如此，请宽限三日！”先轸应曰：“三日内不送尸棺，难怪我辱汝祖宗也！”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尸骸，点数目，各备棺木，三日之内，盛敛得停停当当，装载乘车之上。先轸定下计策，预令狐毛、狐偃、栾枝、胥臣整顿兵车，分作四路埋伏，只等曹人开门出棺，四门一齐攻打进去。

到第四日，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：“今日还我尸棺否？”曹人城上应曰：“请解围退兵五里，即当交纳。”先轸稟知文公，传令退兵，果退五里之远。城门开处，棺车分四门推出，才出得三分之一，忽闻炮声大举，四路伏兵一齐发作，城门被丧车填塞，急切不能关闭，晋兵乘乱攻入。曹共公方在城上弹压，魏犇在城外看见，从车中一跃登城，劈胸揪住，缚做一束。于朗越城欲遁，被颠颉获住斩之。晋文公率众将登城楼受捷，魏犇献曹伯襄，颠颉献于朗首级，众将各有擒获。晋文公命取仕籍观之，乘轩者三百人，各有姓名，按籍拘拿，无一脱者。籍中不见僖负羁名字，有人说：“负羁为劝曹君行成，已除籍为民矣。”文公乃面数曹伯之罪曰：“汝国只有一贤臣，汝不能用，却任用一班宵小，如小儿嬉戏，不亡何待？”喝教：“幽于大寨，俟胜楚之后，待听处分。”其乘轩三百人，尽行诛戮，抄没其家，以赏劳军士。僖负羁有盘飧之惠，家住北门，环北门一带，传令：“不许惊动，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，斩首！”晋侯分调诸将，一半守城，一半随驾，出屯大寨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曹伯慢贤遭紖虜，负羈行惠免诛夷。

眼前不肯行方便，到后方知是与非。

却说魏犇、颠颉二人，素有挟功骄恣之意，今日见晋侯保全僖氏之令，魏犇忿然曰：“吾等今日擒君斩将，主公并无一言褒奖，些须盘飧，所惠几何，却如此用情，真个轻重不分了！”颠颉曰：“此人若仕于晋，必当重用，我等被他欺压，不如一把火烧死了他，免其后患。便主公晓得，难道真个斩首不成？”魏犇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二人相与饮酒，候至夜静，私领军卒，围住僖负羈之家，前后门放起火来，火焰冲天。魏犇乘醉恃勇，跃上门楼，冒著火势，在檐溜上奔走如飞，欲寻僖负羈杀之。谁知栋榱焚毁，倒塌下来，扑陆一声，魏犇失脚坠地，跌个仰面朝天。只听得天崩地裂之声，一根败栋刮喇的，正打在魏犇胸脯上，魏犇大痛无声，登时口吐鲜血，前后左右，火球乱滚，只得挣揣起来，兀自攀著庭柱仍跃上屋，盘旋而出。满身衣服，俱带著火，扯得赤条条，方免焚身之祸。魏犇虽然勇猛，此时不繇不困倒了。刚遇颠颉来到，扶到空闲去处，解衣衣之，一同上车，回寓安歇。

却说狐偃、胥臣在城内，见北门火起，疑有军变，慌忙引兵来视，见僖负羈家中被火，急救军士扑灭，已自焚烧得七零八落。僖负羈率家人救火，触烟而倒，比及救起，已中火毒，不省人事。其妻曰：“不可使僖氏无后！”乃抱五岁孩儿僖禄奔后园，立污池中得免。乱到五更，其火方熄。僖氏家丁死者数人，残毁房舍民居数十余家，狐偃、胥臣访知是魏犇、颠颉二人放的火，大惊，不敢隐瞒，飞报大寨。那大寨离城五里，是夜虽望见城中火光，不甚明白，直到天明，文公接得申报，方知其故。即刻驾车入城，先到北门来看僖负羈，负羈张目一看，遂瞑。文公叹息不已。负羈妻抱著五岁孩儿僖禄，哭拜于地。文公亦为垂泪，谓曰：“贤嫂不必愁烦，寡人为汝育之。”即怀中拜为大夫，厚赠金帛，殡葬负羈，携其妻子归晋。直待曹伯归附之后，负羈妻愿归乡省墓，乃遣人送归。僖禄长成，仍仕于曹为大夫，此是后话。

当日文公命司马赵衰，议违命放火之罪，欲诛魏犇、颠颉。赵衰奏曰：“此二人有十九年从亡奔走之劳，近又立有大功，可以赦之！”文公怒曰：“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，令也。臣不遵令，不谓之臣，君不能行令于臣，不谓之君。不君不臣，何以立国？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众，若皆可犯令擅行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！”赵衰复奏曰：“主公之言甚当。然魏犇材勇，诸将莫及，杀之诚为可惜！且罪有首从，臣以为借颠颉一人，亦足警众，何必并诛？”文公曰：“闻魏犇伤胸不能起，何惜此旦暮将死之人，而不以行吾法乎？”

赵衰曰：“臣请以君命问之，如其必死，诚如君言，倘尚可驱驰，愿留此虎将，以备缓急。”文公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乃使荀林父往召颠颉，使赵衰视魏犇之病。不知魏犇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